

Mountains of Dhoom.



世界之眼

THE EYE
OF THE WORLD

时光之轮旋转不息，岁月来去如风，世代更替只留下回忆；时间流淌，残留的回忆变为传说，传说又慢慢成为神话，而当同一轮回到四再临时，连神话也早已烟消云散。



罗伯特·乔丹 著
李镭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THE EYE
OF THE WORLD

世界之眼

罗伯特·乔丹 (Robert Jordan) 著
李镛 译

下



The Wheel of Time I

东方出版中心

目 录

时光之轮 1：世界之眼（下）

- 第27章 躲避风暴之所____1
- 第28章 空气中的脚印____11
- 第29章 没有怜悯的眼睛____18
- 第30章 暗影之子____31
- 第31章 为你的晚餐演奏____44
- 第32章 暗影中的四王镇____54
- 第33章 黑暗的等待____70
- 第34章 最后的村子____91
- 第35章 凯姆林____103
- 第36章 因缘之网____115
- 第37章 漫长的追逐____127
- 第38章 营救____134
- 第39章 命网的编织____147
- 第40章 网的抽紧____156
- 第41章 老朋友,新威胁____175
- 第42章 梦的记忆____187
- 第43章 决定和幻景____197
- 第44章 道中的黑暗____208

- 第45章 游移于暗影中的____218
- 第46章 法达拉____231
- 第47章 更多时光之轮的故事____245
- 第48章 妖境____255
- 第49章 暗帝的扰动____265
- 第50章 在世界之眼的遭遇____273
- 第51章 对抗暗影____282
- 第52章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____290
- 第53章 时光之轮的转动____299

名词解释____307

中英译名对照表____316

编后记____322

第 27 章



躲避风暴之所

接连几天，佩林在烦恼中与图亚桑一同向东南方前进。旅族行进的速度并不快，他们没有需要着急的理由，从来都没有，五颜六色的马车要到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很高之后才会启程。下午刚刚过了一半，如果他们认为遇到了一处合适的宿营地，他们就会停下来。狗儿们轻松地跑在马车旁边，小孩子经常也会和它们跑在一起，马车绝不会甩下它们。佩林曾经试着向它们建议每天走得更远一些，更快一点，它们却只回他一阵笑声，或是反问他一句：“啊，你要逼可怜的马儿那么辛苦地工作吗？”

佩林惊讶地发现艾莱斯也变得和旅族一样从容不迫。艾莱斯不会坐在马车上，他更喜欢走路，有时候他会在队伍前面大步慢跑，但他从没建议他们离开旅族队伍，或者是催促旅族加快速度。

这个留着大胡子、满身毛皮的人，在温和的图亚桑中间是如此与众不同，他只要站在马车中间，任何人都能一眼就认出他来。不仅是衣着的巨大差异，艾莱斯有种狼一般的慵懒和优雅，不断地散发出危险的气氛，如同火焰散发出热量，奇异的衣着只是更加强了这种印象而已。与旅族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特征就更加明显。旅族则不分老少，全身都洋溢着快乐的气息，没有任何危险，只有

快乐。他们的孩子拥有十足的活力与动感，即使是头发灰白的老人在走路时也都迈着一种不失尊严，却又如同舞蹈般充满韵律感的步伐。所有人仿佛都是要立刻就开始起舞的样子，即使在他们站立时，即使在营地中极少数没有音乐的时间里也是如此。小提琴、长笛、洋琴、箏和鼓，在马车周围演奏出阵阵悦耳的旋律，无论是在宿营时还是在行进时，都是如此。快乐的歌，轻松的歌，逗笑的歌，哀伤的歌，即使半夜在营地中醒来，也仍然能听到轻柔的乐音。

每辆马车上的人都会向艾莱斯点头微笑，每一堆营火旁的人都会向他问候致意。这一定是匠民对于外人一贯的态度——欢迎、微笑。但佩林已经了解到藏在这种友善表面下的东西——半驯化的鹿所拥有的警戒。有些事深埋在给予伊蒙村人的微笑里——匠民对自身安全的疑虑，而且经过了数天之后仍然少有消减。对于艾莱斯，这种疑虑尤其强烈，如同盛夏阳光下热空气的闪动。在他看不到的角落，他们会毫不掩饰地看着他，仿佛在怀疑他要做什么。在他走过营地时，他们随时准备起舞的步伐，也随时准备逃跑。

对于叶之道，艾莱斯绝对比佩林更觉得不舒服。在图亚桑身边，他总是抿着嘴唇，那种表情不是自觉高人一等，也绝不是蔑视图亚桑，但他显然宁愿待在别的地方，可能任何没有图亚桑的地方对他来说，都要比这里更好。但如果佩林提出要离开这支马车队，艾莱斯都会要他稍安毋躁，等几天再说。

“你们在遇到我之前过了一段苦日子，”当佩林第三或是第四次这么建议时，艾莱斯说，“你们以后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兽魔人和半人在追你们，你们还有两仪师做朋友。”他咬了一大口霭拉的苹果干馅饼，一边咧嘴笑着。即使当他笑的时候，佩林仍然觉得那双黄眼睛让人惶恐不安，更别提笑意极少会触及他的眼睛。艾莱斯在林的篝火旁安顿下来，像往常一样拒绝坐在圆木上，“用不着赶这种该死的路，急着把你们送到两仪师手上。”

“如果隐妖找到我们呢？我们只是坐在这里，又怎能让它们远离我们？三只狼挡不住它们，族族在这种事上也无能为力，他们甚至无法保护自己。兽魔人会杀光他们，而我们要对这样的灾难负责。不管怎样，我们迟早要离开他们，也许早一点会比较好。”

“某个东西告诉我应该等一下，几天就好。”

“某个东西！”

“放松，小子，命运到来的时候就应该接受。该逃的时候就逃，该战斗的时候就战斗，可以的时候就休息。”

“你说的是什么，某个东西？”

“吃点馅饼吧！虽然霭拉不喜欢我，但她在我来访时也会给我吃好东西。”

匠民的营地中总是有好食物可以享用。”

“那个‘某个东西’是什么？”佩林继续问着。“如果你知道什么事，但不告诉我们……”

艾莱斯皱起眉，盯着手中那块馅饼，然后将它放下，掸掸两只手。“某个东西。”他耸耸肩，仿佛同样不明白那是什么。“某个东西告诉我，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再等几天。我并不常有这种感觉，但我早已学会信任这种感觉。它在过去救了我的命，这次与以往有些不一样，但这很重要，这够清楚了。你想要赶路，那就走吧！但我不走。”

这就是艾莱斯给佩林的全部解释，无论佩林问多少次都是这样。他就这样悠闲度日，和林聊天，吃东西，用帽子遮住眼睛打盹，拒绝讨论离开的问题。某个东西让他留下来，某个东西告诉他这非常重要，要离开的时候他自然会知道。吃些馅饼，小子，不要自寻烦恼。吃些炖菜，放松。

佩林无法让自己放松。到了晚上，他在彩色马车之间踱着步，满心忧虑。除他之外，似乎再没有任何人为任何事担忧，这让他更感到心烦意乱。图亚桑们载歌载舞，在篝火旁烹饪并享用各种食物——水果、干果、浆果、蔬菜——图亚桑不吃肉食。他们花时间在数不清的家务事上，仿佛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需要烦恼的事情。孩子们四处奔跑玩耍，在马车间捉迷藏，爬上营地周围的大树，欢笑着与大狗们在地上打滚。世界上根本没有需要烦恼的事情，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如此。

看着他们，佩林始终想着要离开。走吧，不要将那些猎杀者引到他们这里。他们收容我们，善待我们，我们却只能以危险回报他们，至少他们有理由保持心情欢快。没有人在追杀他们，但我们……

这段时间里，佩林很难和艾雯说上一句话。她或者是和霭拉聊天，当两个女人以那种姿态凑在一起时，肯定是不欢迎任何男士介入的；或者是和亚蓝跳舞，图亚桑总是用长笛、小提琴和鼓演奏出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舞曲，或者是用嘹亮的旅族三重唱伴舞。那种歌曲无论轻快还是舒缓，都很嘹亮。旅族会唱许多歌曲，其中有些歌佩林在家乡时就知道，但旅族给这些歌取了不同的名字。“草原上的三个女孩”就被旅民称作“跳舞的美少女”。他们还说“北方的风”应该被叫作“大雨落下”，在另一些地方这首歌被称作“贝林的撤退”。佩林有次不小心问“匠民拿走我的锅”这首歌被他们叫做什么，他们全都大笑起来。他们知道这首歌，不过这首歌在旅族中的名字是“掷出羽毛”。

佩林能够明白在匠民的歌声中那种想跳舞的冲动。在伊蒙村，佩林顶多只是一名合格的舞者，但这些歌曲总是牵动着他的双脚。佩林从没跳过这么多

舞，如此尽兴，而且跳得这么好。他如同被催眠了一样，他的心脏也在随着鼓点的节律一同跳动。

直到和旅族共度的第二个晚上，佩林才第一次看见女人们伴着慢歌跳舞。那时篝火烧得不高，夜幕已经低垂在马车周围。一名鼓手敲出一段缓慢的节奏，其他鼓手也跟随着，最后，营地中所有的鼓都敲出同样的慢拍。一时间，营地中除了鼓声之外不再有任何声音。一名穿着红裙的女孩在火光中摇曳身姿，慢慢展开她的头巾，一串串珠子从她的头发上垂挂下来，脚上的鞋子被她踢到一旁。一支长笛开始吹出轻柔悠扬的乐曲，那女孩随之翩翩起舞，她张开手臂，将头巾在背后展开，她的臀部摇曳出波浪般的曲线，一双秀足随着鼓点跃动。女孩的黑眸凝视着佩林，她的微笑如同她的舞蹈一样柔缓。她转了一个小圈，又回头朝佩林抛来一个微笑。

佩林费力地吞了口口水。他感觉脸上发热，但并不是篝火烘烤的结果。又一名女孩加入了舞蹈。她们头巾的流苏伴随着鼓点和臀部缓慢的摇摆而颤动着。她们在向佩林微笑，佩林只是沙哑地清了清嗓子，他害怕去看旁边的人，他的脸像甜菜一样红，任何没有在观赏舞蹈的人都在笑他，他能肯定这一点。

他尽量装作随意的样子，从原木上滑了下来，仿佛是想坐得舒服些，但他在这个过程中小心地让视线离开了篝火和跳舞的女孩。伊蒙村可没有这种舞蹈，即使是节日中和女孩们在绿坪上共舞也没有这样的感觉。现在他只希望风能更大一些，吹凉他的脸。

舞蹈的女孩又进入了他的视线，只是现在她们变成了三个人。一名女孩狡黠地向他眨眨眼，而他只是慌张地朝四下乱看。光明啊，佩林心想，我现在该做什么？兰德会怎么做？他才是了解女孩的人。

跳舞的女孩轻声笑着，她们甩起肩头的长发，小珠子相互碰撞，叮当作响。佩林觉得自己的脸就要烧起来了。这时，一名年龄稍长的女子加入女孩之中，仿佛是要向她们示范该怎么跳得更好。佩林呻吟一声，放弃般地闭上眼睛。即使不看她们，她们仍然用笑声逗弄着他，她们仍然在他的眼前盘旋。汗水从佩林的额头上渗出来，他真希望冷风能更强一些。

根据林的说法，女孩们并不经常跳这个舞，成年女子就更少会这样跳了。而根据艾莱斯的说法，正是因为佩林的面红耳赤，所以她们在那以后的每一个晚上都会跳这个舞。

“我必须为此感谢你。”艾莱斯对佩林说，他的声音镇定而严肃，“可能你们年轻人不一样。但是到了我这个岁数，想要让骨头暖和起来就不可能只靠一堆火了。”佩林紧皱眉头。转身走开的艾莱斯的背影隐隐透露出一种讯息，说明他

虽然板着脸，但肯定把大笑全都藏在肚子里。

佩林很快就知道不能躲避那些跳舞的女人们，虽然她们的媚眼和笑容仍然让他感到无所适从。如果是一个女孩的话也许还不错，但是同时有五、六个人，每个人都那样看着他……他一直都没能让自己的脸不变红。

艾雯也开始学习这个舞蹈。那两名首先在佩林面前跳起这个舞的女孩成了她的教师，她们为她打拍子，让她迈着那种摇曳的舞步，又借给她头巾，让她学会怎样在背后让头巾颤动起来。佩林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本来想说些什么，然后决定还是继续保持缄默会更明智些。当女孩们加上摇摆臀部的动作时，艾雯笑了起来，三个女孩很快就笑成了一堆。但艾雯坚持练习下去，她的眼睛不停地闪烁着，双颊出现两块红晕。

亚蓝一直在看着舞蹈的艾雯，目光中充满激情和渴望。这名英俊的年轻图亚桑送给艾雯一串蓝色的项链，艾雯一直戴在脖子上。霭拉第一次注意到她的外孙对艾雯有兴趣时，曾经以微笑待之，而现在她脸上更多的则是忧虑地皱眉。佩林决定紧盯住年轻的亚蓝。

曾有一次，佩林终于有了和艾雯独处的机会。他们站在一辆漆成绿色和黄色的马车旁边，他对艾雯说：“你在这里很高兴，对不对？”

“为什么不高兴？”艾雯边说边玩弄着脖子周围的蓝色项链，“我们用不着整天凄凄惨惨的，就像你那样。我们难道不该有一些让自己高兴的机会吗？”

亚蓝站在不远的地方，他从没远离过艾雯，现在他将双臂抱在胸前，脸上带着一点微笑，半像是故作骄矜，半像是有意挑衅。佩林压低了声音：“我还以为你想去塔瓦隆，你在这里可没办法成为一名两仪师。”

艾雯扬起头：“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成为一名两仪师。”她的嗓音显得过分甜美。

“该死的，你相信我们在这里会安全吗？这些人和我们在一起会安全吗？隐妖随时都有可能找到我们。”

艾雯的手握紧项链，微微地颤抖。她放下手，深吸一口气，“该发生的事总会发生，不管我们是今天离开，还是下星期离开，这就是我现在相信的。享受生活吧，佩林。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艾雯哀伤地用手指抚过他的脸颊。亚蓝向她伸出手，她朝他跑了过去，而一阵笑声已经从她口中跃出。当他们向小提琴乐声传来的地方跑去时，亚蓝回头抛给佩林一个得意的微笑，仿佛是在说，她不是你的，她将是我的了。

我们全都在匠民的魔法中陷得太深了，佩林心想。艾莱斯是对的，他们不必费力让你皈依叶之道，它会慢慢渗入你的心灵。

霭拉看了一眼在风中瑟缩的佩林，立刻从马车里拿出一件厚羊毛披风。在眼睛里充满各种鲜艳黄色与红色时，佩林很高兴看到这件披风是暗绿色的，他将披风裹在肩头，惊讶地发现它竟然能完全裹住他的身子。霭拉有些拘谨地说：“它本来能更合适的。”她瞥了一眼佩林腰间的斧头。当她再次望向佩林时，哀伤的眼神盖过了笑意：“它本来能更合适的。”

所有匠民都是这样，他们永远都在微笑着，永远都会毫不犹豫地邀请你和他们一起喝一杯、听听音乐，但他们永远都会看那把斧头一眼。佩林能感觉到他们的想法。一件暴力的工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暴。这是叶之道。

有时候，佩林真想朝他们大喊：世界上有兽魔人，还有隐妖。有人会砍断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暗帝并没有消失。巴尔阿煞蒙眼中的火焰会将叶之道烧光。他执意继续带着这把斧头，即使在冷风中，他也会将斗篷敞开，露出半月形的斧刃。艾莱斯不时会以探询的眼神看着这件沉重的武器，并朝佩林笑一笑，那双黄眼睛似乎能解读他的思想。这几乎让佩林用斗篷将斧头盖住，几乎。

如果说图亚桑的营地让佩林感到持续的气恼，至少现在他的梦恢复正常了。有时候，佩林会浑身冷汗地惊醒。在他的梦中，兽魔人和隐妖杀进了营地，彩色的马车在扔出的火把中变成一个个火堆。人们倒在血泊中。男人、女人和小孩在镰剑的挥砍下奔逃、尖叫、死亡，却不做任何抵抗。每一夜，佩林都会在睡梦中猛然坐起，喘息着，伸手抓住斧柄，才意识到马车并没有燃烧起来，营地里也没有兽形的怪物对着破碎的尸体咆哮。不过这些都只是正常的噩梦，这反而让佩林感到安慰。如果暗帝真要出现在他的梦中，就应该出现在这些噩梦里，但暗帝已经不复存在了。没有巴尔阿煞蒙，只是普通的噩梦。

但佩林清醒时一直能感觉到那些狼，它们一直和车队保持着距离。佩林能清楚地感觉到它们的位置，感觉到它们对于保卫图亚桑的狗的蔑视——这些聒噪的畜生已经忘记尖牙是做什么用的，忘记热血的滋味。它们也许能吓跑人类，但在狼群面前，它们只会趴在地上偷偷溜走。每一天，佩林的这种感觉都会更加敏锐，更加清晰。

每个日落，斑纹都会变得更加不耐烦。艾莱斯想要带这些人类到南方去，那么这就是一件值得做的事。但如果一定要这么做，那就应该全力去做，而不是这样慢吞吞地前进。狼应该在旷野中自在地游荡，斑纹也不喜欢离开狼群这么久。焦躁的火焰也在风的心中燃烧着。这里可以猎食的动物实在是少得可怜，而它不愿只是以田鼠维生。田鼠只能作为幼兽练习捕食的对象，作为老者的食物。它应该做的是拉倒一头鹿，或者咬断野牛的腿。有时候，风会认为燃

烧是正确的，人类的麻烦应该让人类自己去解决。但在斑纹身边，它会谨慎地保留这种想法。在飞跳面前，它更是不敢对这种想法有所流露。飞跳是一名浑身伤疤的灰色斗士，因为多年的知识积累而变得冷静如冰，岁月从它身上剥夺了许多，却给了它一份狡诈，足以补偿它损失的一切。它并不在乎人类，但斑纹要这么做，飞跳会与它一同驻足，一同奔跑。无论是狼还是人，公牛还是棕熊，任何敢于挑战斑纹的生物都会发现飞跳的利齿正等着将它们送入永远的长眠。这就是飞跳生命的全部意义。这让风时刻保持着小心。斑纹似乎完全不在意他们两个的想法。

所有这些都清晰地显示在佩林的脑海里。他只能迫切地渴望着凯姆林，渴望着沐瑞和塔瓦隆。即使他在那里找不到答案，他也可以结束这一切。艾莱斯看着他，他相信这个黄眼睛的人知道他的想法。但愿这一切能有个了结！

这一次佩林的梦，最开始是令人高兴的。他在奥波特·卢汉的餐桌旁，打磨着斧刃。卢汉大妈从不让任何打铁工作，甚至是与此相关的工作进入到她的房子里；卢汉师傅甚至不得不在屋外打磨匕首。但她现在只是烹调着菜肴，没有对佩林手中的斧头说一个字。她甚至完全没有责问怎么会有一匹狼从房子里走出来，盘卧在佩林和通往院子的门口之间。佩林继续打磨斧刃，该是用到它的时候了，就快了。

那匹狼突然站起身，从喉咙深处发出一阵阵吼声，颈后的毛发竖了起来。巴尔阿煞蒙从院子里迈步走进厨房。卢汉大妈仍然在煮菜。

佩林站起身，提起了斧头，但巴尔阿煞蒙对他的武器视而不见，他只是专注地看着那匹狼，火焰在他的眼窝中跳动。“这就是你用来保护自己的东西？好吧，我以前对付过这东西许多次了。”

他弯起一根指头。狼怒嚎着，火焰从它的眼、耳和口中喷发出来，撕破它的皮毛喷发出来，血肉和毛发烧焦的气味充满了厨房。奥波特·卢汉掀起锅盖，用一柄木勺搅拌着锅中的炖菜。

佩林丢下斧头，向前扑去，竭力想要用双手拍熄狼身上的火焰。狼在他的手掌间塌成一堆灰烬。佩林盯着这堆火灰散落在卢汉大妈厨房里干净的地面上，也向后退去，他希望能抹去手掌上的油脂和黑灰，但想到要把它们抹在衣服上，又让他感到一阵恶心。他抓起斧头，紧握住斧柄，直到指节都痛了。

“离开我！”他喊道。卢汉大妈在锅边上敲了敲勺子，重新盖上锅盖，低声嘟囔了些什么。

“你逃不掉的，”巴尔阿煞蒙说，“在我面前，你无处可藏。如果你是狼，那你就是我的。”从他脸上喷发出来的热量逼得佩林步步后退，直到后背抵在墙上。

卢汉大妈打开烤箱，检查里面的面包。“世界之眼会吞没你，”巴尔阿煞蒙说，“我已将你标记为我的！”他抬起紧握的双手，仿佛要抛出什么东西。当他张开手指时，一只乌鸦扑到佩林的脸上。

佩林尖叫着，乌鸦黑色的喙啄穿了他的左眼……

……他猛地坐起身，手捂在脸上。周围环绕着旅族的马车。他缓缓放下双手。没有疼痛，没有血，但他还记得，记得那被刺穿的痛苦。

他颤抖着。突然间，藉助黎明前昏暗的光线，他发现艾莱斯正蹲在他身边，伸出一只手仿佛要将他摇醒。在马车外面的树林里，狼在嚎叫，三匹狼发出同样的厉嚎。佩林分享着它们的感觉。火焰，痛苦，火焰，恨，恨！杀戮！

“是的，”艾莱斯轻声说，“是时候了，起来，男孩，该是我们走的时候了。”

佩林从毯子里爬起来。他还在为行李打包时，林从马车里走出来，揉着惺忪的睡眠。寻觅者瞥了天空一眼，手还没放下便在马车台阶上定住了，只有他的眼睛还在移动着，专注地看着天空。佩林不明白他在看什么。东方的天空中挂着几片云彩，被还没升起的太阳镶了一圈粉色的光边，除此之外，天空中就看不到任何东西了。林似乎同时也在倾听，在嗅着空气。但佩林能听到的只有风声和昨夜篝火残存的烟气。

艾莱斯很快就带着他简单的行李回来了。林走下马车。“我们必须改变旅行的方向了，老友。”寻觅者又不安地看了天空一眼。“今天我们会走别的路。你会和我们同行吗？”艾莱斯摇摇头。林则点了点头，仿佛预料到艾莱斯的回答。“那好吧，一切小心，老友，今天有些事……”他又抬头看了一眼，但没等视线越过马车顶便低下了头。“我想，车队会转向东方，也许会直到世界之脊。也许我们能找到一个聚落，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

“灾祸从不会进入聚落，”艾莱斯表示赞同，“但巨森灵并不很欢迎陌生人。”

“所有人都会欢迎旅族，”林笑着说，“而且，就算是巨森灵也有锅子和其他东西要修理。让我们吃早餐吧，我们可以再谈一谈。”

“没时间了，”艾莱斯说，“我们今天也要赶路，尽全力赶路。看起来，今天是行动的日子。”

林竭力说服他至少要吃点东西。霭拉和艾雯一同走出马车，也开始劝说艾莱斯，但她不像丈夫那么尽力，她只是说了些该说的话，而且态度很僵硬。显然，她更愿意看到艾莱斯离开，当然艾雯的离开会让她伤心。

艾雯并没有注意霭拉偷偷看她的时候惋惜的眼神。她问出了什么事，佩林已经做好她会留在图亚桑中间的心理准备，但是等艾莱斯做出解释后，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就快步走向马车，开始收拾行李了。

林摊开双手，“好吧！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曾让哪一名访客没得到一场告别的筵席就离开，但……”他又抬起眼睛，不确定地望了天空一眼。“嗯，我想我们也需要提早出发了，也许我们可以在旅途中吃饭，但至少让所有人和你们告别吧！”

艾莱斯打算拒绝，但林已经跑向一辆又一辆马车，用力敲打车门。等到一名匠民将贝拉牵过来时候，整座营地已经恢复到它最热闹、最鲜艳的状态，一片片花团锦簇的色彩让林和霭拉红黄两色的马车也变得平淡无奇了。大狗们在人群中跑动着，舌头垂在口外，等待有人会搔搔它们的耳朵。三名客人在一次又一次握手、一个又一个拥抱中忙得不可开交。每晚在佩林面前跳舞的女孩们都不满足于只是和佩林握握手，她们的拥抱让佩林甚至开始希望不要离开了。但他很快又记起周围有多少人在看着他们，他的脸在刹那间几乎能和寻觅者的鲜红马车媲美了。

亚蓝将艾雯拉到了旁边，在一片告别与祝福声中，佩林听不到他对艾雯说了些什么。但艾雯一直在摇头，起初速度不快，但是当亚蓝做出乞求的手势时，艾雯的态度也变得坚定了。亚蓝的表情从乞求变成争辩，但艾雯只是顽固地摇着头，直到霭拉严厉地对自己的外孙说了几句话，才将艾雯解救出来。亚蓝闷闷不乐地从人群中挤了出去，没有再参与随后的告别，霭拉看着他离开，犹豫着是否要将他叫回来。佩林觉得霭拉的样子像是松了口气。庆幸亚蓝没有和我们一起走——和艾雯一起走。

当佩林和营地中的每个人至少握过一次手，和每个女孩至少拥抱过两次之后，人群慢慢分开，为林、霭拉和三名客人让出一片地方。

“你们在和平中到来，”林庄重地鞠了个躬，将双手放在胸前，朗声说道，“现在又在和平中离开。在和平之中，我们的篝火永远都会欢迎你们。叶之道便是和平。”

“你们永远是和平的，”艾莱斯答道，“所有匠民均是如此。”他犹豫一下，又说道，“我会找到那首歌，或者另外会有人找到那首歌，那首歌终将被唱起，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它曾经在四方流传，也会再次流传，世界没有终结。”

林惊讶地眨眨眼，霭拉则彻底显示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但其他图亚桑全都喃喃地回应着，“世界没有终结，世界和时间没有终结。”林和妻子急忙随大家说出同样的话。

现在是真正要分别的时候了，伴随着最后几声珍重，最后几句叮嘱，最后的微笑和媚眼，他们走出了营地。林陪着他们一直走到树林边缘，两条狗在林身边来回奔跃。

“真的，老友，你一定要小心。这些日子里……有邪恶的东西出现在世界上，无论你怎么伪装，你并不是那么邪恶的人，你还是有被吞没的危险。”

“愿你得到和平。”艾莱斯说。

“也愿你得到和平。”林哀伤地说。

林离开之后，艾莱斯看到佩林和艾雯都在看着他，便皱起眉头。“我不相信他们的蠢歌。”他沉着声音说，“那只是一场仪式，不需要让他们因为这种事而心烦意乱，对不对？我告诉过你们，他们有时候太重视仪式了。”

“当然，”艾雯温和地说，“当然不需要。”艾莱斯转过身去嘟囔了些什么。

斑纹、风和飞跳跑到艾莱斯面前。它们不像狗一样一副雀跃讨喜的样子，它们和人类之间只有平等的、彼此尊重的会面。佩林了解到它们的信息。火的眼睛。痛苦。心牙。死亡。心牙。佩林知道它们的意思——暗帝。它们正在讲述他的梦，它们的梦。

佩林颤抖了一下，而此时狼已经跑向前方去探路了。现在该是艾雯骑贝拉，他走在艾雯身边。艾莱斯走在前面，像往常一样，迈着稳健的大步。

佩林不愿去想他的梦。他本以为狼能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不完全。接受，全心全灵，你还在抗拒。只有当你接受时才会完全。

佩林强迫狼离开他的脑海，然后惊讶地眨眨眼。他不知道自己能这么做，他决定不再让它们回来。即使在梦里？他不确定这是他的想法还是它们的。

艾雯仍然戴着亚蓝给她的那条蓝色项链，她的头发上插着一根有着亮红色叶片的小树枝，这是那名年轻图亚桑送给她的另一件礼物。佩林相信，亚蓝一直想说服艾雯留在匠民中间。佩林很高兴艾雯没有放弃，但他还希望艾雯不要带着那种喜爱的表情抚摸那串项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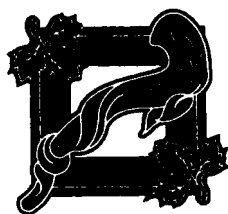
过了许久，佩林说道，“你和鬻拉都聊了些什么？你不和那个长腿家伙跳舞时，就总是在和她说悄悄话。”

“鬻拉给了我许多当女人的建议。”艾雯心不在焉地答道。佩林笑出了声。艾雯从兜帽下用危险的目光瞪了佩林一眼，但佩林没看到。

“建议！可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该怎样当个男人。我们就是男人。”

“所以，”艾雯说，“这也许就是你们在这方面如此糟糕的原因。”在他们前方，艾莱斯大笑起来。

第 28 章



空气中的脚印

奈妮薇好奇地望着面前的亚林河。白桥在太阳下闪烁着乳白色的光辉，又一座传说中的城市。她一边想，一边瞥了护法和两仪师一眼。他们就走在她前面。又一座传说中的城市，他们甚至都没注意到。她决定不在他们面前这样盯着这座桥。如果他们看见我像乡巴佬一样张大嘴瞪着那座桥，他们一定会笑我的。三个人就这样在沉默中朝那座传奇的白桥走去。

自从离开煞达罗苟斯的那个早晨后，奈妮薇与两仪师之间几乎没有过任何有意义的交谈。确实，沐瑞一直在试着说服她前往塔瓦隆。如果有需要，她会去塔瓦隆，会接受她们的训练，但不是为了这名两仪师所想的原因。如果沐瑞伤害了艾雯和那些男孩……

有时候，奈妮薇也会在无意中思考乡贤能用至上力做什么，她到底能做什么。但无论何时只要她的脑海中有这种想法，都会被立刻腾起的怒火燃烧干净。至上力是肮脏的东西，她不会与此发生关系，除非迫不得已。

那个该死的女人只想谈论带她去塔瓦隆进行训练的事情，却不告诉她任何信息！但奈妮薇不会这样任由她摆布的。

“你打算怎样找到他们？”奈妮薇再一次问起这个问题。

“就像我告诉过你的一样，”沐瑞甚至没有回头看她一眼，“我在靠近那两枚丢掉硬币的人时就能感觉到他们。”两仪师的声音如同一座平静的池塘，无论奈妮薇怎样扔石块进去，都不会掀起一丝波澜。每次乡贤都会为此而恼火，但沐瑞则仿佛完全感觉不到奈妮薇正死盯着她的后背。但奈妮薇知道，沐瑞一定感觉得到，她都能感觉到自己目光的凶狠。“他们离开那两枚硬币愈久，我能察觉到他们的范围就愈小，但只要够接近，我就不会错过他们。而那个还拿着硬币的人，只要他没失掉它，即使他在世界的另一边，我也能找到他。”

“然后呢？你找到他们以后打算怎么，两仪师？”奈妮薇绝不相信两仪师所想的只是如何找到他们，而没有任何后续计划。

“塔瓦隆，乡贤。”

“塔瓦隆，塔瓦隆，你只会说这个，我快要变成——”

“乡贤，你在塔瓦隆接受的一部分训练将教会你控制自己的脾气，当情绪控制住你的思想时，你将无法对至上力有所作为。”奈妮薇张开嘴，但两仪师又说道，“岚，我必须和你谈一谈。”

那两个人将头凑在一起，把一脸愤懑的奈妮薇丢到一旁。奈妮薇做不到喜怒不形于色，这点同样让奈妮薇感到愤懑。每次两仪师都能不动声色地将她的问题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轻松就闪过她设下的言辞陷阱，或者是完全忽略她的大喊大叫。而奈妮薇更是觉得自己控制不住的表情变化，让自己就像是那个被妇议困缚住的正在做蠢事的女孩。奈妮薇不习惯这种感觉，沐瑞冷静的微笑只会让她感觉更糟。

如果能摆脱掉那个女人的话，岚一定会比现在更好（一名护法应该就能解决掉一切麻烦了，只是因为这个，没有其他原因——奈妮薇急忙红着脸这么告诉自己）。但他们两个简直就是对方的影子。

而且，岚甚至比沐瑞更让她恼火。奈妮薇不明白他为何那样容易就将她看透了。他很少说话，有时一天也说不到十几个字，而且他从没参与过那些……与沐瑞的讨论。他经常会离开这两个女人，探察周围的状况，即使在队伍中，他也会和她们保持一点距离，看着她们，仿佛正在观赏一场决斗。奈妮薇希望他不要再这样了。如果这是一场决斗，那么至今为止奈妮薇还没有赢过一次，而沐瑞甚至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在战场上。总之，倘若没有岚那双冰蓝色的眼睛，没有这个沉默的旁观者，奈妮薇会觉得眼前的一切更容易对付。

这就是他们的旅行方式，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是这样。安静——除非是在奈妮薇的脾气压过她的理智时——有时，奈妮薇的大喊大叫撞上这种安静，感觉就像她把一块玻璃撞得粉碎。这片大地本身也变得异常安静，如同世界也停

顿下来，屏住呼吸。奈妮薇能听到的只有风在树林间的呻吟。即使是风仿佛也都显得很遥远，虽然它们依旧扯动奈妮薇的斗篷。

一开始，在发生过那么多事之后，这种安静至少能让人好好休息一下。奈妮薇觉得从冬日告别夜开始，她就没有过片刻平静的时间了。但与两仪师和护法单独旅行的第一天还没结束，奈妮薇已经开始不停地回头张望，在马鞍上躁动不安，就好像她背上有个地方痒得要命，她却抓不到。这片寂静如同笼罩他们的水晶穹顶，随时有可能裂开，而她等待那碎裂的一刻等得牙龈都酸了起来。

沐瑞和岚同样有着压力，虽然他们外表上是那样镇定自若。奈妮薇很快就察觉到，在平静的外表下，他们每一个小时都绷得更紧，如同被上紧发条的钟表，即将到达发条断裂的临界点。沐瑞似乎总是在倾听某个不存在的声音，无论她听到什么，都只是让她的额头上出现更多皱纹。岚不停地看着树林和河面，仿佛那些光秃秃的树枝和宽阔、缓慢的河流中隐藏着陷阱和埋伏的痕迹。

奈妮薇有点高兴自己不是世界上惟一感到危险一触即发的人。但如果他们真的这么紧张，那也就说明奈妮薇害怕的事情是真的。这让奈妮薇又希望她的感觉只是出于她的想象。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她思维的角落，就像以往她听风时那样。但现在她知道这是和至上力有关，所以她没办法让自己拥抱在思维边缘的那种波动。

她就这种感觉向岚询问，岚只是平静地答道，“没有异常。”他说话时并没有看着她，一双冰蓝色的眼睛只是不停地扫视着周围。但他又矛盾地说道：“我们到达白桥时，你应该沿凯姆林大道返回两河，这里太危险了。但不会有危险挡在你回去的路上。”这是岚在这天里说得最长的一段话。

“她是因缘的一部分，岚。”沐瑞流露出责备的语气。两仪师的目光也落在别处。“是暗帝，奈妮薇。风暴离开了我们……至少暂时是这样。”她抬起一只手，仿佛在感觉空气，然后她下意識地在裙子上将手抹了抹，仿佛碰触到肮脏的东西。“但他还在监视……”沐瑞叹息一声，“他的目光更强了，不是对我们，而是对这个世界。再过不久，他就能强大到……”

奈妮薇缩起肩膀，突然间，她几乎能感觉到有人在盯着她的背。她宁愿两仪师没有对她做出这个解释。

岚向前探路一直到了河边，但现在沐瑞从他手中拿过选择道路的权力。两仪师笃定地向前走着，如同跟随着某种看不见的印记，空气中的脚印，记忆中的气息。岚只是在检查沐瑞选定的道路，确定前方是否安全。奈妮薇有种感觉，即使岚说不安全，沐瑞仍然会毫不动摇地走下去，岚肯定会跟随沐瑞，直到河边……